

THE WOMEN

THE WOMEN OF GOING TO THE NORTH

TO THE NORTH

【边缘关注之一】

记录来北京闯荡的女孩一段段辛酸的爱情故事和她们一些不寻常的经历……

漂在北京的 女人

何 况 主编

 中国盲文出版社



Piao zai
漂 *Bei jing* _____ ♡
在北京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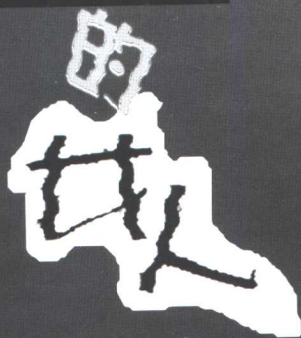
何 况 主编

中國盲文出版社

DING TO THE NORTH

漂在北京的
人

何 况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漂在北京的女人/何况主编.

- 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1.5

ISBN 7-5002-1519-3

I. 漂… II. 何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4201 号

漂在北京的女人

主 编:何 况

出版发行:中国盲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城内街 39 号

邮政编码:100072

电 话:(010)83895214 83895215

印 刷:北京瑞兴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220 千字

印 张:8.5

印 数:1-10 000 册

版 次: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02-1519-3/I·228

定 价:15.00 元

此书盲文版同时出版
盲人读者可免费借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在北京“耙雪”的日子 / 1

我不清楚自己的这种倾诉有没有感动过别人，但是我知道我常常感动我自己——这种“文化耙雪”使我如痴如醉，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命形式——我不知不觉把手伸向了对方，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我和他之间一定有戏——我们就在 999 朵红玫瑰的簇拥中一起度过了最后一个仲夏之夜——我不能同时面对两个男人——别人说我和你是一对黄色恋人，你以为怎么样——我不愿为任何人丧失我自己——这两个男人都是优秀的，都是我最爱的人。其中一个我要把他珍藏在我的心间，另外一个，我要做他今生今世最温柔的妻。

缝缝补补过一生 / 16

从我爷爷算起，我家三代均靠缝纫为生——进北京的那年，我才 18 岁——当时就是这种情况——我手头的资本已拥有二十多万——上大学一直是我的梦想——强子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

——这是我的初恋，也是我的初吻——完完全全两个人的世界——我意识到事情的变化是在一天晚上——夜不归宿常常是男人变坏的开始——我真不明白，爱来爱去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这个社会是变动的，人需要变动才能活出一点滋味。

日全食这一天，我的天空一片黑暗 / 35

有的人一见如故，有的人需要慢慢了解才能接受——杨瑞戴着一顶贝雷帽——脖子上挂着我的旱冰鞋——我男朋友极力替我遮掩——按照那个部落民族的传统，本族男女不许同异族通婚——我讨厌任何形式的大男子主义——我要把自己的第一次给杨瑞——这是犯罪——眼泪是女人的武器——我在北京音乐台为他点了一首歌——他为我只身与狼群搏斗——我不省人事——猎犬的嘴里还含着狼的毛皮——我简直要疯了。

生活在剃刀的边缘 / 46

我有两个妈妈——尖利的小石子硌得脚板火辣辣的疼——我害怕那种残酷的剥削——血红的夕阳斜照着坟前一缕残烟——我平生头一回和男人有了亲密的接触——我举着一把菜刀，一边叫喊王大海的名字一边挥舞，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数不清的日子，我在剃刀的边缘战战兢兢地度过。

真情如水，伴我越过北京的秋季 / 74

终于见到了神往已久的北京，我的心激动不已——那份执着，那份认定，那份不顾一切，他的轻声低语打动了——因为生命里第一次的情感遭遇，让我青春的心充满了期待——就是那夜，我觉得我醉了——就在那一天，我看到了一切神圣之后的黑暗——我要结婚了！跟那个痴痴迷迷地等我长大，风风雨雨、牵牵绊绊地相识了八年的南方男孩。

风中一朵孤独的云 / 91

当你的身影一出现在亭台上时，我立刻明白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茫然的恐惧，使我流出了人生的第一滴眼泪——攥着最后仅剩的一点可怜巴巴的钱，我确确实实感受到了累——在我的生命里，有许多偶然的因素，不知不觉地改变着我的命运——他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一拐一拐地朝这边过来了——他突然抱住我——我那么痴心地爱他，而他却选择了别人。

今生最长久的守候 / 116

我本来有相好的，是个木匠——唉！遇到他不知是福还是祸，反正他让我大喜大悲过——我唱着唱着，泪水就流出来了，喉咙哽咽着，再怎么也唱不下去。

我是一只天堂鸟 / 132

小时候，我经常做梦，做同一个梦——我想要像一只真正的大鸟那样自由自在地飞翔——我5岁上少儿舞蹈学校正式开始练功，19岁进歌舞团当舞蹈演员——女人生来就是让男人看的——大团火烧云从树林后面冉冉升起，成群的大雁在云中翩翩翱翔——我心里充满了惆怅，眼泪差一点夺眶而出——王言带我上北京的大酒店吃西餐，每次换一个地方，几乎吃遍了北京带星的酒店——汤姆就对我说，他把仅剩的五千美金全部给我，行不行？——我不想去美国——我希望汤姆在中国定居。

此生何处是归宿 / 149

按照中国传统价值观念来讲，她是一个坏女人——我忽然想到不能就这么白白地走了——我也很想有钱，从小就想——假如坐在车里的这个男人是我的丈夫，我会高兴得惟恐天下人不知——只要他肯原谅我这一次，今生今世，我甘愿伺候他一辈子——他搂紧我，使劲地亲吻我的脸——这是我的报应，是我命中注定不能逃脱的劫难。

念你在每一个地方 / 166

我的命一点都不好——我和林如风认识，是在一次联谊会上——缆车突然剧烈地颠簸了一下，吓得我尖叫一声——我抹不掉自己心头的那块暗疤——一边是良心，一边是感情——他就是一个普普

通通的车间工人——挣钱为了吃饭，吃饭为了挣钱——人在哪儿也离不开过日子——我真的好伤心，我又有什么错，应该受到这样的恶报。

随风飘迹的蒲公英 / 179

她就是柳如影——我今年 28 岁了，风月场中的这碗饭差不多已吃到了尽头——我出生在南方一座美丽的小城——爸爸没上完大学就被遣送回农村老家——妈下嫁我爸时，已经怀有身孕，胎儿的爸爸是厂里的工会主席——爸爸对此睁只眼，闭只眼，敢怒不敢言——这就是我的初恋，失败的初恋——我很后悔没把自己的初吻给我初恋的情人——到底谁是我亲爸爸——爸爸极力证明我是他的亲骨肉——他很害怕，用被单裹住我火热赤裸的胴体——我用一条雪白的连衣裙铺在身体下，把我年轻的体，少女的贞洁，一起奉献给了末男。

病毒干扰，真爱走不进程序 / 228

她不施粉黛，却自有一种优雅的风韵——我和刘凯相识，也是由玩电脑游戏开始的——结果他输了，但我还是嫁给了他——这一等就是漫长的八年——1997 年夏天，刘凯突然提出分手——我问那个女人是谁，他告诉我他上司的女儿——一个新的女人成了他再搏一把的筹码——他和那个女人去了香港——一切符合程序——人到了一定的境界，就会大彻大悟——我和老赵在这一点上挺合得来，但绝对进入不了那种状态——老赵没有能够进入她

的程序——我男朋友比较忠厚，已做到副局级了——我和我男朋友有过一次“危险”的时刻——他的手冰凉冰凉，我的脸滚烫滚烫——玻璃上凝结了一个心形窗花——我已经决定要把自己给这个男人。

不轻言分手 / 244

来京已数年了，每每回想起来，就觉得有些惭愧——我已由一个打工妹熬成了打工姐——回忆起这惟一的一段恋情，心总是沉甸甸的——他伸手将我揽到他怀里——这是我第一次和一个男人这样亲近——我闭上眼睛伏在他怀里，感觉着他的体温，听着他的心跳，被他拥着的感觉真是无比幸福——再见了，我的初恋，我的爱！

后记 北漂女，一路走好 / 260

在北京“耙雪”的日子

爱情是女人的生命。被人宠爱，
是女人一辈子追求的目标。她苛刻地
要求男人全心全意地爱自己，而男人
却做不到，这是女人的悲哀。

我踏着满地打印好的稿纸，走近了雪儿。一束温馨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映照着雪儿栀子花一样美丽的脸庞。

雪儿斜倚在钢架转椅里，嫩白圆润的胳膊十分随意地搭在扶手上，乌黑的长发散开来，瀑布般向脑后倾泻着。

她微微仰着头，用一种非常女性的柔和的目光注视着我，脸上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微笑。

我坐在雪儿对面一把棕色的皮椅里，一股白玉兰花一样的幽香顷刻扑面而来。这令人怀念起大学的校园，雨中的白玉兰飘荡出沁人肺腑的馨香。

我进去的时候，雪儿正在工作，桌上的一台“联想 586”电脑屏幕泛出梦幻般的蓝光，雪儿仿佛刚刚从自己精心构筑的梦境中走出来，眼睛里闪烁着迷蒙的色彩。

针式打印机吱吱喳喳地响着，徐徐吐出一页打印好的稿件。雪儿取下那一页稿件，连看都没看一眼，便信手抛在了草绿色地毯上。

我喜欢这样的工作方式，甚至可以说是迷恋。每写完一个章节，我就及时地调出来，把它工工整整地打印在纸上，然后随手抛到一边。

每抛掉一张，我就多了一份轻松，好像马拉松又跑完了一段距离。我并不想再回头看一眼，因为这时候，我已经太累，几乎精疲力竭，对任何多余的付出都感到厌倦。

只有当一天下来，我再也跑不动了，或者体内的生物钟强迫我歇息，就像裁判下令停止比赛之后，我赤着脚，踩在厚厚的稿纸上，来来回回地走动，才感到一份惬意和充实，觉得这一天没有虚度。

我蹲下身，把稿纸一页一页地捡起来，就像在捡拾着一个又一个日子，整整齐齐地叠好，收藏在抽屉里，似乎我的生命得以借此延长，我的青春在无数个读者的灵魂里闪光。

我沉醉于倾诉。我不清楚自己的这种倾诉有没有感动过别人，但是我知道我常常感动我自己。

雪儿侧面向着我，右手搁在电脑的键盘上，指缝间夹着一支细长的“摩尔”香烟。她抬起左手，象征性地拢了拢鬓发。缅甸玉打制的翡翠镯子和纯白的月牙形宝石耳环交相辉映，在我眼前射出几道亮丽的弧线。

你一定看过日本当代作家村上春彦的那本书，一本挺有意思的书，书名更有意思，叫《跳，跳，跳》，连续三个“跳”，字体一个比一个大。

日本就是一个时刻想跳的民族。

大江健三郎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辞中称，日本是一个暧昧的民族。这种观点，我不能苟同。大江健三郎是想借“暧昧”一词在世人面前掩饰日本民族的特征。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二战以后，日本的身份和处境的确有些暧昧，但其民族本质并非“暧昧”，而是“跳”，跳得更高，跳得更远，不然，不会有今天的日本。

《跳》一书中的男主人公是一位周刊的专栏作家，用中国时下流行的术语说是自由撰稿人，这位潇洒的自由撰稿人幽默地称自己每天的写作为文化耙雪。

我很欣赏这个词。文化耙雪——既富有诗情画意，又折射出一缕人性的温馨。你很容易联想起童年，联想起那些下雪的日子，在万籁俱寂的夜晚，沙沙沙的声音由远而近……多么浪漫！纯美！

这种“文化耙雪”使我如痴如醉，我觉得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命形式。

在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清晨，窗外的合欢花的花瓣上悬挂着一颗颗晶莹的露珠，绚丽的朝霞筛过密密麻麻的树叶照射过来，映亮了窗台上一束火红的玫瑰。

我穿着柔软的睡袍，光着脚，双手捧一杯香气四溢的咖啡，一边慢慢地啜饮，一边在书架前漫不经心地浏览，发现有什么未读过的书便取下来随手翻阅一下。我有一个习惯，买书跟在商场抢购一样，一买就是一大堆，不管什么书，只要是最近出版的新书，我都一古脑儿买下来，但是并非一睹为快，而是分门别类插进书架里，等过了一段时间，挑出感兴趣的来慢慢地读，所以有些书我根本就没有打开过。

喝完一杯咖啡。我坐下来，打开电脑，开始了村上春彦所谓的“文化耙雪”。我点燃一支烟，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缕缕淡淡的

青烟袅袅上升，我的思绪俨然清晨的潮水一般缓缓地、缓缓地涌上来。

那种感觉真是美极了。无以言喻。

当我的指尖触摸着键码时，仿佛在轻抚爱人的手臂。我用我的灵魂，默默地与我塑造的人物交谈，以他的痛苦为痛苦，以他的快乐为快乐。

我乐此不疲，常常感动得自己热泪长流。黄一川说我有着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远离尘嚣”，听不见“巴黎圣母院”沉重的钟声，独自咀嚼着“夜色温柔”。我不承认，我并不孤独。这里并不是“汤姆大叔的小屋”。我像“简·爱”一样，盼望着每一个早晨，“太阳照常升起”。

在这一段话里，雪儿恰如其分地融合了不同国家不同作家的七本小说的书名。她的谈话，带有思辩的色彩。

黄一川是一家晚报的文艺版的编辑、记者。覆盖面很大的一家晚报，上百万份的销量。文艺版经常发表他的评论文章，有书评，也有影视评论。

黄一川的文笔犀利，洒脱不拘，常有其独特的见解。对一位靠挑刺儿来吃饭的人而言，这种行文风格确实实是难能可贵的。

去年5月份吧，我出版了一本散文集，抒发了一些个人情感。书面市后不久，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这家晚报刊登了一篇评论该书的长文，并且压低声音吞吞吐吐地说文中把我说得挺那个的。

我赶忙找来这一期的报纸，一口气读完了那篇署名黄一川的评论文章，题目是“雪儿并非雪”。该文以辛辣的语气把我描绘成一个成天“皱着眉头捧着心无病呻吟”的小女人，用一种完全

封闭的女性的个人体验赚取读者的眼泪，不是性苦闷就是故作矫情状。文章末尾还用格言式的警句断言：雪儿不是雪，而是霜。

读完这篇文章，我气坏了。当即打电话到报社，恰好是他接的电话。我说我找黄一川，他说我就是。我顾不得介绍自己，便迫不及待地展开了地毯式轰炸。

当时的原话我记不准确了，大致的情形是，我用一种讽刺的口吻对他说，拜读了他的大作，深感荣幸，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女子，能够得到像他那样文坛大腕的指点，诚惶诚恐之类的刺儿话。然后，“啪”地挂断了电话。

想不到这一次短兵相接，却是我和他触电的开始。在我们相互熟悉以后，黄一川开玩笑地对我说，我的那一场没头没脑的炮击，使他头一次领略了巴顿将军式的凌厉攻势。

我和黄一川真正认识，是在出版社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当主持人给我们彼此作介绍时，我们几乎都愣住了。

在我的心目中，黄一川一定是一个自以为是、脾气古怪的狂人，万万没有想到，站在我跟前的却是一个大约二十七八岁，温和、儒雅的英俊青年。

这太出乎意料了。

我不知不觉地把手伸向了对方。他不无机智地对我说，当他第一眼看见我，把名字和我本人对上号以后，他马上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主观主义的错误。原来，黄一川确实把我想像成他笔下描画的那种女人，在受到我的那一番炮击以后，他对此更坚信不移。他说，他最反感那种骗人的故作呻吟。

在我们两手相握的一瞬间，我真真切切地感到我和他之间一定不会简简单单地做朋友。

自此以后，我和他的交往自然而然地多了起来。彼此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黄一川的老家在四川成都，父母都是中学教师，父亲教语

文，母亲教数学。因为“黄”在四川还可以是稻谷成熟的标志，比如说稻子黄了，这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夫妻，在儿子出生时，寄希望于四川风调雨顺，年年丰收，所以给心爱的宝贝取了“黄一川”这个吉祥的名字。黄一川，全四川的稻子都黄了，这样的隐喻飘荡着优美的意像。

黄一川告诉我，他在成都的一条小巷里长大。当他十八岁，以成都市文科状元的资格考取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时，整条小巷里的街坊都燃放鞭炮为之庆贺，并敲锣打鼓地给他送行。

我真的为他骄傲，并且渐渐心生仰慕。他那么年轻，就能有这么大的作为，在文艺界有着相当的影响，在日趋功利化的社会里，对一个完全依靠自身实力奋斗的青年来说，这的确不易。

在一般女孩子眼里，黄一川是现实生活中完美无缺的人。一米八零的个头，篮球运动员一样魁梧的身材，有知识，有涵养，有体面的工作和丰厚的收入，还有一辆红色桑塔纳，可谓是“高个头，高学历，高收入”的三高人才。

不过，对我来说，这些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从物质上讲，我从来没有为此发过愁。我出生在苏州一个世代经商的家庭，曾祖和祖父都是旧上海首屈一指的纺织商。他们后来去了美国。

听我父亲说，茅盾的小说《子夜》里的那个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就特别像我的祖父。老人家至今还健在，已经八十多岁了。我父亲现在也经营着一家很大的企业，年产值逾亿元，而且每年以上千万元的速度向前滚动。在北京，也有我父亲的公司设立的办事处。我这套房子就是我父亲给我买的，作为我的陪嫁之一。所以在经济方面，我向来无忧无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说实在的，雪儿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这是一个过惯了富裕生活的女人，在她身上透露出一股中国人少有的富贵气息。她并不矫揉造作，更非咄咄逼人，相反，她给人一种非常柔顺的、

非常自然的亲近感。

尽管她异常热衷于写作，当成自己灵魂的倾诉，并且戏称为文化耙雪。但是，在我看来，雪儿需要的仅仅是这种生存的形式，因为这种形式里面蕴含了她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为了实现这个个体生命的意义，雪儿不停地耙呀耙啊，至于耙到的是宝石还是松果，她并不在意。她不需要这些，她需要的只是耙动。

在我目前采访到的受访者当中，雪儿是惟一的一例，只问形式不问内容，亦不计较结果。这在我的所谓写字儿的同行当中，也是极其罕见的。功利，常常成为人们殚精竭虑追求的目标。

雪儿只是在做她想做的事情，而且津津有味，把她跟那些处于城市社会最底层、为了最基本的生存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女性相比较，形成了一个极大的落差。

由于雪儿并不企望从雪堆中耙出点什么，所以，她的耙动完全是一种优美的、自然的姿态，是一种灵魂的外现。从一个男性的视角出发，我想正是这一点，吸引了黄一川，也正是这一点，将会使他们不可能真正永久的溶合。

雪儿的娓娓叙述使人感受到语言的美好。她当仁不让地把自己置身于话语中心的地位。

黄一川最吸引我的是他的性格魅力。通过最初一个阶段的碰撞以后，我们逐渐成为相当要好的朋友，但是，他并不因此放弃自己的某些观点，仍然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作品中的一些不足之处，有时批评的语气还特别激烈。

我不得不承认，他是自由的。对一个女人的爱情，并不能以取消他的思想为代价。在我的生活环境里，我几乎已经习惯了自己是坐标原点的地位。现在，我的这种地位受到了挑战，正是这种挑战，像磁石一般吸引了我；同时，也正是这种挑战，使我极力排斥它，因为我并不愿依附在这块磁石上面。